

真是意外之喜。我收到了年逾九旬的戏剧理论家刘厚生先生寄赠的《刘厚生文集》中第3第4两卷,题名《我的心啊在戏曲》。据作者在“前言”中介绍:“……因为想到18世纪英国诗人彭斯的名诗《我的心啊在高原》,觉得切合我近年来的心境,借在套用而已。”据我的回忆,刘老从1949年上海解放之初就具体负责戏曲改进工作,我稍晚一年开始采访戏曲新闻,也于此“识荆”。后来他调到北京,据我所知,他虽不专门搞戏曲但经常也接触戏曲。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到新世纪头十年,刘老虽然退下来了,倒反而有更多的机会看戏谈戏了。别的地方我不知道,单是上海有什么重要的戏曲活动,总少不了要请刘老来做“座上客”,有几次我也侧坐其间,听刘老的发言,觉得现在的他完全是位专家学者的身份。偶尔也会浮想起当年他“在位”时的讲话情景,两相对比,有什么不同吧?在我的印象中,当年的他本来就没有什么“架子”和“官腔”,只是现在的他更让人感到亲切平和容易接受而已。



又记得2009年的春夏之交,越剧名家金采风写的《越剧黄金》一书出版,要开个同时纪念金采风已故的丈夫名导演黄沙的座谈会。因为这本书是在刘老的鼓励下写成的,他忍着腰部的不适义不容辞

致刘老

秦绿枝

地从北京赶来“助阵”。我也参加地。座谈会结束后在一起吃饭,席散时刘老对我说:“咱们后会有期了。”这话可意会而不必较真,因为彼此都已进入高龄的行列。不过愿望总是美好的,应该始终保持的。

这以后刘老又来过上海吗?至少我没有碰着。但现在读他这两本书,又仿佛与他晤对于一室之中,听他娓娓而谈。不瞒您说,两本书的第3卷中的文章多半是宏观性的,第4卷谈的是昆剧和京剧,这

让我更感兴趣,就此先读起来。关于昆剧,刘老谈了它悠久的历史,谈了它对地方戏曲的哺育,谈了已故老艺术家的功勳和遗韵(如俞振飞周传瑛等)。而最让我产生共鸣的是写1954年华东戏曲研究院办的第一届昆剧演员训练班培训的蔡正仁、岳美缇、计镇华、华文漪、梁谷音、王芝泉等一批承先启后的中坚力量的那几篇。记得当年训练班创立时我前去采访,这些名家的脖子上还都戴着红领巾。等到1961年他们出道时我正在难中,轻易不敢进剧场。然而“文革”一爆发,他们也落难了,耽误了整整十年的光阴。所幸后来他们又重塑辉煌,演出的《长生殿》《牡丹亭》《烂柯山》

等经典名剧堪称冠绝一时。只是岁月如流,如今他们也老了。就是“文革”后由他们传帮带出来的那几位年龄也不小了,当然还会有杰出的新人陆续崭露头角。问题是现在的观众有点众口难调。可以选择的娱乐项目又那么多。不止是昆剧,就是京剧以及别的地方戏曲,要想再现上世纪五十年代刘老在上海时的那种每家剧场都是“爆满”的盛况恐怕难了。

至于这本书中写京剧的部分,有好几篇是写周信芳的。刘老曾经和周信芳先生共事过一段时期,不但对“麒老”本人,就是对他的儿子周少麟也是相当了解的。上海成立“周信芳艺术研究会”,刘老是第一任会长,可谓实至名归。无奈他人在北京,只能“遥领”,不久他就卸任让贤了。现在上海培养“麒派”接班人很下功夫。最近一次的青年京剧演员电视大赛中就出现了几位,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嗓子都比“祖师爷”好。我忽发奇想,如果“祖师爷”至今还健在,一定大为高兴,因为他以前就抱怨过:不要尽挑些嗓子不好的人来学我。看看这几个青年人,他一定会鼓励他们尽展其长,该怎么唱就怎么唱。不管是学“麒派”或别的什么派,总之是要活学不要死学,重要的是洞悉和把握这一派艺术的“精髓”和“内涵”。我从前采访过周信芳先生,听他谈过这个问题。再请教刘老,您说是吗?

17岁那年,我心血来潮,买了一把小提琴。有一天在海宁路听到琴声,便循声找去。听说我要学琴,那位先生说,提琴要从小学,你这么大了,学不好的。我自夸,我特别聪明啊。他拿了琴谱说,你读得出,我就教。这可难不倒我,听我很顺畅地读完谱,先生惊奇地问,你学过钢琴?我多了个心眼答非所问:会弹几个。他要我随便弹个曲子。天哪!琴谱上是巴哈、车尔尼、贝多芬,把一支曲唱完都不易,没拜过师的我哪会弹这么正规的曲子!但话说出口,怎好改口?我定定神,随手弹起《少女的祈祷》。我试着用右手找旋律,左手配和声,随心所欲,毫无章法,手忙脚乱。一曲弹罢,我一身冷汗,他目瞪口呆:指法全不对!旋律噤声,怎么回事?我不敢说是自学的。先生没再问,收下了我这个学生。

人心胸的。你从中得到快乐,就达到了目的。
我断断续续学了两年,因故没再学下去。先生说,下周我们开新年音乐会,你一定要来。我一看给

没有听众的新年音乐会

叶良骏

的乐谱是《蓝色多瑙河》,赶紧回绝,太难了!先生说,做事只要有恒心,再难也不怕,你肯定行的。我拼命练,一天拉十七、八个小时。合成那天,先生让我坐在前面,说由我担任“首席”。这怎么行!先生却不许我说话,示意我指挥大家定音,然后开始演奏。他坐在我身边,感受他鼓舞的目光,跟着他的节拍,我不仅拉出了全曲,还完成了独奏段。

12月31日,我如约到了先生家。屋子明亮而温馨,圣诞树上挂满了礼物,壁炉散发出融融的暖意,



国外环境对策

瑞典的天空
税:瑞典向商业航空公司征收“天空税”。理由是飞机释放出的氧化氮与碳

氢化合物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原因之一。瑞典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环境而征收此税的国家。
德国的垃圾课:为了下一代树立“保护地球环境”的观念,德国法兰克福普遍在小学开设一门“垃圾课”。教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们讲解垃圾对环境的影响和危害,并指出哪些垃圾可利用,哪些垃圾会严重影响环境不能乱扔。

爱尔兰的垃圾秤:爱尔兰环境部宣布倒垃圾要过秤。这个按量交费的清理垃圾办法,是用一种新式收垃圾的系统,所有地方行政当局将对公共设施和住户的垃圾实行计量,要么称重量,要么算体积,倒垃圾的人必须按实际的垃圾量交纳清理费。

今日灯谜
武骊
思路一开办法来
(三字教育名词)
昨日谜面:万径皆蓬蒿
(中草药二)
谜底:路路通、通草(注:别解为“路上通通是草”)

苍山、宾川、祥云、巍山、洱源、剑川、鹤庆,近距离与大理的山、水的亲近,对蓝天有着遐想的我,便深深地喜欢上它们了。这是一个洗涤净化心灵的栖息地。
为了让我们更多了解,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委作了精心安排,短短五天让我们踏访七个县,七个县的领导又挑选出各县的精髓作为我们寻访地,虽然每个景点行程都是来去匆匆,有些只能点到为止,但大理印象一幕幕被留存于脑海,挥之不去。我想把采风地一一串联起来,再来大理又可重温那几天的美好时光。
采风的第一站洱海,因湖形如耳,浪大如海,故名。洱海共有三道、四洲、五湖、九曲。游轮行驶在洱海清澈、透明的湖水上,远眺:湖水与上天一色湛蓝湛蓝。只是那移动着的一朵朵白云似告诉们:天在何方。无愧于自古以来一直被称作“群山间的无瑕美玉”美名。在游轮上我享受了一回白族喜筵上招待贵客三道茶。第一道:称之为“清苦之茶”,寓意做人的哲理:要立业,先要吃苦。当我喝完第一道茶后,金花和阿哥又送上第二道:“甜茶”,寓意苦尽甘来,生活甜蜜。第三道称之为“回味茶”,意为对生活、人生一个总结、回顾。三杯茶汤和着白族民族风情表演,让人意犹未尽,其意境深远。
蝴蝶泉位于苍山云弄峰下,原本是从一个传说知道云南有个蝴蝶泉:仙女曼姑

与猪手霞郎这对悲情爱情男女主人,生不能成眷属,死后便双双化蝶,年复一年,相会在蝴蝶泉边。现在的蝴蝶泉成了白族青年男女相会地,是象征爱情忠贞泉。
从蝴蝶泉乘车约50分钟,便到了千年佛都大理崇圣寺三塔。
崇圣寺三塔背靠苍山,面临洱海,三塔由一大二小三座佛塔组成,是苍洱胜景之一。在三塔倒影公园,可看到六塔景观,此景已被印上邮票及明信片。三塔周围曾建有规模宏大的崇圣寺,古人有道是“南中梵刹之胜在苍山洱水、苍山洱水之胜在崇一寺”。然崇圣寺的壮观庙宇在清咸丰同治年间烧毁,现崇圣寺已全面恢复,让人重温佛教圣地的宏大。

第二站宾川县的鸡足山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圣地之一。鸡足山上的佛教建筑,始于唐,继于宋、元,盛于明清,直至民国仍有增修。清康熙时鸡足山有大小寺42座,庵院65个,静室170余所,僧僧5000余人。鸡足山寺庙中最负盛名、保存最好的寺是祝圣寺。我们是在晨雾中登上山寺,拾级而上,雾气拂面,不仅湿润了面庞也净化了心灵,感受佛性。慢慢退去的晨雾让周围景观豁然开朗:大树、奇峰、峻崖被分离出来,吸几口气,



慈母手中线(剪纸) 孙继海



鲜花和饲料 黄小平

见一幅名贵的画,有人想到的是偷盗;见一片参天的林,有人想到的是砍伐;见一个美丽的湖,有人想到的是在四周大兴土木,搞房地产开发。偷盗、砍伐、破坏性的大兴土木,都是为着一个“利”字,捞取钱财。有句话,山坡上开满了鲜花,而在牛羊眼里,全是饲料。人不是牛羊,是有着知性和理性的,有着对美的渴望和追求,但如果控制不了内心的贪欲,把一切物产阶级化、利益化,钱财化,我们就会成为满眼都是“饲料”的牛羊。

鲜花和饲料

顿时我的五脏六腑有被疏通的感觉。
祥云县的塔林具有古刹气息。这里既是一个佛教徒倾听佛经的去处,也是一个凡夫俗子远离喧嚣、寻找归属与清净的世外桃源。
一脚踏上祥云水目山的石阶,就感悟到它的寂静。听不见一声鸟语,闻不到一丝烟火气息。只有树叶发出的微微沙沙声。这种地方是可以寄托与慰藉的。
车到巍宝山天色已晚,欣赏了一台巍山民间演奏的洞经音乐。第二天便游览了保存完好的明代建筑古城楼。
到了巍宝山总要上得山来。但巍宝山的来由有点神秘:西汉时名巍山,取其峰峦高耸,冠于群山之意;清初因每年夏秋之交,山中常有红光相荡,且经雨不灭,人称龙戏珠,从而改巍山为巍宝山。这里又是南诏发祥之地,至今留下许多传说胜迹,为全国四大道教名山之一。巍宝山的自然植被保存完好。从山腰到山顶,覆盖着枝叶繁茂的苍松翠柏和各种阔叶林木,其中不乏古树名木,如粗可数人合抱的高山栲、名贵树种云头柏、野香樟等。行走在巍宝山中,令人心旷神怡,流连忘返。
洱海的西湖湿地,荡舟湖上,伴着白家渔歌,自会陶醉。

行走在蓝天白云下

——云南大理七县行

非衣

居家附近,有一收旧货的摊位。摊主是一对年近五旬、晒得面

孔黝黑的安徽夫妻,整天围着一辆黄鱼车转。有卖主来,通常是男人迎上去提起一捆报纸或者一叠书刊,再吊上称称重量。女人有时也帮忙,身板却有点僵直。开始,我卖旧报纸在家称过的,心里有数。几次称重,听那男的报数都不差,以后就捆好直接去卖。一次,女人的一人在摊位,见有生意,努力走了几步接过去称重量。我说你腰受过伤呀。女人回答,以前在老家磨豆腐,老弯着腰。磨完,我男人挑出去卖,自己还不能歇着,要带小孩,天长日久,毛病就这么落下了。女的这一番话,让我觉得农村女人真能吃苦。最近,有一辆崭新的皖字牌照面包车停在摊位旁。夫妻俩说面包车是一家人替大儿子买的。两口子守着这么一个摊子,从不见跟人赌气斗嘴,从黄鱼车到面包车,和和气生财。
再说菜场卖家禽的一位摊主,个头不高,上唇留着小胡子,虽然来上海好些年,说话仍有苏北口音。他帮客人挑鸡,或者客人自己看上指点的,就殷勤地一手伸进笼子抓鸡,一手在鸡肚位置撩起一片鸡毛,当圆润白皙的肚皮露出之际,小胡子双目放光,这鸡如何地好。我到他这里买鸡,就爱看他这一手活。然后,接过一块牌子,小胡子同时把另一块相同字号的牌子缚在鸡脚上,我就到其他摊位去买蔬菜。一圈转来,鸡已净身。小胡子收回牌号,把鸡装进塑料袋,笑颜举手,说“下次再来”。要说这小胡子眼神分外机灵,却看不出半点狡诈,所以,我每每“下次再来”。



天冷了,我们回家夜色已经笼罩。我嫌做饭麻烦,常去买点年糕简单吃。一个傍晚,我又去买4元一斤的年糕片。女摊主说卖完了,只有3.5元一斤的。老实说,下班匆匆路过这里,如果摊主随便抓一斤称给我,我还真会付了4元钱就走。这时,又来一位小伙子,想买点水饺皮。她掀开纱布,让小伙子看了,说,今天剩下的碱水多了,皮厚,明天再来吧。小伙子走后,她自嘲,瞧我这人放着收钱的活,却不收,倒是实话实说,哪有这样做生意的。我说,你心地善良,换来不少回头客。我这回头客的话,女摊主听得呵呵笑。
晴朗的日子,遇见这几位摊主,我面露喜色;即使阴沉的天气,看见了他们,也有好心情。此时此刻,我还想到那位手起刀落斩下一块猪肉,帮我切肉丝、拍大排的肉摊主,想到习惯性送葱的蔬菜摊主。哦,葱无语,摊主有意,类似“下次再来”——这种买卖之间的心灵契约,让我充满了好感。

一些诚信愉悦的事

孔黝黑的安徽夫妻,整天围着一辆黄鱼车转。有卖主来,通常是男人迎上去提起一捆报纸或者一叠书刊,再吊上称称重量。女人有时也帮忙,身板却有点僵直。开始,我卖旧报纸在家称过的,心里有数。几次称重,听那男的报数都不差,以后就捆好直接去卖。一次,女人的一人在摊位,见有生意,努力走了几步接过去称重量。我说你腰受过伤呀。女人回答,以前在老家磨豆腐,老弯着腰。磨完,我男人挑出去卖,自己还不能歇着,要带小孩,天长日久,毛病就这么落下了。女的这一番话,让我觉得农村女人真能吃苦。最近,有一辆崭新的皖字牌照面包车停在摊位旁。夫妻俩说面包车是一家人替大儿子买的。两口子守着这么一个摊子,从不见跟人赌气斗嘴,从黄鱼车到面包车,和和气生财。
再说菜场卖家禽的一位摊主,个头不高,上唇留着小胡子,虽然来上海好些年,说话仍有苏北口音。他帮客人挑鸡,或者客人自己看上指点的,就殷勤地一手伸进笼子抓鸡,一手在鸡肚位置撩起一片鸡毛,当圆润白皙的肚皮露出之际,小胡子双目放光,这鸡如何地好。我到他这里买鸡,就爱看他这一手活。然后,接过一块牌子,小胡子同时把另一块相同字号的牌子缚在鸡脚上,我就到其他摊位去买蔬菜。一圈转来,鸡已净身。小胡子收回牌号,把鸡装进塑料袋,笑颜举手,说“下次再来”。要说这小胡子眼神分外机灵,却看不出半点狡诈,所以,我每每“下次再来”。

天冷了,我们回家夜色已经笼罩。我嫌做饭麻烦,常去买点年糕简单吃。一个傍晚,我又去买4元一斤的年糕片。女摊主说卖完了,只有3.5元一斤的。老实说,下班匆匆路过这里,如果摊主随便抓一斤称给我,我还真会付了4元钱就走。这时,又来一位小伙子,想买点水饺皮。她掀开纱布,让小伙子看了,说,今天剩下的碱水多了,皮厚,明天再来吧。小伙子走后,她自嘲,瞧我这人放着收钱的活,却不收,倒是实话实说,哪有这样做生意的。我说,你心地善良,换来不少回头客。我这回头客的话,女摊主听得呵呵笑。
晴朗的日子,遇见这几位摊主,我面露喜色;即使阴沉的天气,看见了他们,也有好心情。此时此刻,我还想到那位手起刀落斩下一块猪肉,帮我切肉丝、拍大排的肉摊主,想到习惯性送葱的蔬菜摊主。哦,葱无语,摊主有意,类似“下次再来”——这种买卖之间的心灵契约,让我充满了好感。

